

从谴责到赞誉

——凯特·肖邦《觉醒》的批评接受史回顾

郭云,曾竹青^①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长沙 410075)

摘要:凯特·肖邦的《觉醒》在发表时,因大胆描写女性自我意识和性意识的觉醒而遭到舆论的抨击,当时的读者认为女性只能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因而很难接受小说主人公对传统的叛逆。随着 20 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重新发现了《觉醒》的价值,并把它列入美国经典文学的行列。回顾《觉醒》的批评接受史,可以发现社会的变迁、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发展,都会影响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与判断。

关键词:凯特·肖邦;觉醒;文学接受史

凯特·肖邦 1899 年发表的《觉醒》描述了已婚妇女艾德娜的自我意识和性意识的觉醒过程。在她写成《觉醒》之前,她在家乡圣路易斯已经是一个以描写当地的人情风貌为主的很成功的作家了。尽管她作为作家的声誉与日俱增,但《觉醒》的问世仍然遭到众人的大肆抨击。那一年出版的这一小说在当时成了绝版。在被遗忘了将近半个世纪后,《觉醒》的价值再次被人发现。如今,它已被公认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从禁书到经典,《觉醒》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一复杂的经历也说明了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思潮的冲击怎样影响了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以及判断。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妇女的职业》(1931)一文中指出妇女从事写作时的禁忌之一就是不能直抒女性的身体感受和性意识。因为一旦她这样做了,“男人会感到震惊”。^[1]而肖邦在《觉醒》中却打破了这一禁忌,因而遭到了众人的抨击。小说刚发表的一年内,有 23 篇文章对它的出版做出回应,其中绝大部分持否定态度。有评论说这部小说“最令人厌恶”,“应该被打上有毒的标签”,^[2]^[145]还有的评论把书中所描述的艾德娜的激情比喻为“丑陋的,残酷的,令人厌恶的魔鬼”,“像一只老虎一样,慢慢地伸张四肢,最后苏醒了”。^[2]^[146]大多数评论都认为书中女主人公是一个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人。在这些

评论中,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是否符合当时的道德行为规范成了评价小说的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他们认为艾德娜作为母亲和妻子为了自身的自由而不惜牺牲家庭是不道德的,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肖邦没有给予艾德娜足够的谴责,因此,在他们眼里,《觉醒》是一部诱人堕落的书。

《觉醒》之所以招致这样不友好的评论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文学有着教化世人的特殊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人们认为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只能限制于家庭。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女性被排斥在新兴的工业经济之外,她们被认为只能充当家庭和社会道德的守卫者及虔诚的基督教徒,才能体现她们的社会价值。为了扮演好这一角色,为了成为一个好女人,妇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要无私奉献。我们要求她们为世界的舒适和福祉而燃烧”。^[3]^[47]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母爱邪教”,^[3]^[48]它要求女性为家庭和孩子而存在,为了孩子的幸福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小说中艾德娜那一句“我爱我的孩子,但我不能为他们而奉献自己”的肺腑之言大大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传统。^[2]^[67]在女性只能是“家中的天使”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当时的人们很难把艾德娜看成是一个勇敢且值得歌颂的女性。

在沉寂了几十年后,《觉醒》又引起了人们阅读和研究的兴趣。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先是法国的

^① 收稿日期: 2008-04-10

作者简介: 郭云,女,安徽巢湖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5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曾竹青,女,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西瑞·阿拿翁在1953年将其译成法文,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将此书归为写实主义的小说,认为它忠实地处理了婚姻和性的问题,足以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比美。^[4]而后又有一位挪威学者博·塞耶斯泰,他于1969年出版了《肖邦:一部评论传记》,并于同年出版了凯特·肖邦全集,以崭新的角度诠释了书中女性对自我的肯定与追求。^[5]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在评论美国内战文学时,称《觉醒》的写作大胆直率,文采优美,在处理女人的外遇上甚至领先于英国的劳伦斯。^[6]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主要用传统的批评方法来阐释《觉醒》。除了他们,还有肯尼斯·艾伯在1956年《一部被忘却的小说》中认为《觉醒》结构完美,语言独特,“很多方面都能被称为一部现代小说”。^[7]玛丽·弗兰彻在1966年《凯特·肖邦作品中的南方女性》一文中将《觉醒》归为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极好的例证。^[8]此外罗伯特·阿纳和詹姆斯·加斯特斯甚至认为这部小说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心理现实主义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它出现在现实主义时代的开端。^[9-10]而卡塞尔在1978年的《超越性》中呼吁读者在赏析《觉醒》时将视角放到它人物个性处理的美国特色上。他认为尽管《觉醒》在很多方面是现代的,但同样能使人想起霍桑和麦尔维尔的浪漫主义作品。^[11]

把《觉醒》研究推向高潮的则是当时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1972年美国的流行杂志《红书》重印了《觉醒》。同时,肖邦逐渐成为众多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1974年现代语言协会(MLA)的年会上也第一次举行了关于肖邦作品的座谈。到70年代末,这部一度不被接受的小说已经在向经典的行列迈进了。^[12]这时的评论文章主要从女权主义角度来阐释艾德娜的觉醒象征意义。与1899年的评论相比,有关这方面的阐释大多数都洋溢着赞美之词。围绕觉醒的象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把它看成是女性追求独立和自我的大胆尝试。^[12]比如林格和斯加格斯认为艾德娜的觉醒是她在走向新生活时的自我和灵魂的进化,^[13]一个女性实现自我和建立主体性的过程。^[14]二是认为她的觉醒显示了女性为摆脱男权社会的桎梏而追求充实的生活的心路历程。^[12]三是认为她的觉醒表达了女性对男权社会强加于她们身上的种种枷锁的深刻认识,四是认为艾德娜的觉醒表明她是新女性的代表,并号召所有女性都要以她为榜样。^[15]^[17]此外还有许多评论文章把艾德娜的觉醒描绘成是对性意识的发现,她的觉

醒不再是不道德的,而是积极的,是自然人性的流露。^[15]^[138]

可见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所掀起这股研究凯特·肖邦的热潮是对《觉醒》的重新评价。这一切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或进入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工作,开始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相应的她们要求能在课堂上讨论反映她们自己生活的文学作品,因此大学里纷纷开设了有关女性作家的课程,或者在传统的文学课上增添了女性作家的作品。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对女性作家作品的需求推动了市场的需求,因而才有出版社愿意重印一些被遗忘的女性作家的作品,《觉醒》就是其中之一。假如说从传统批评方法来研究《觉醒》的评论与肯定它的艺术价值,那么衍生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觉醒》的阐释,则确立了它值得再研究的价值。肖瓦特就曾说过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把女性的视角和意识带入到文学阅读中,并对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来颠覆传统的置于父权体系下的批评话语,从而构建以女性为主体的批评话语。^[16]女性的独立自主,怎样颠覆男权话语秩序和抵制父权的压制成了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议题,而同时它们也是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关照下,艾德娜的觉醒可以说是这些议题的文学表现形式。就这样,对《觉醒》的研究与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广阔的社会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发表将近60年后,《觉醒》成了一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小说,完全走出了最初把它定性为一部有害小说的评论阴影。

到了20世纪80年代,肖邦研究的热潮到了顶峰,有23篇博士论文以肖邦为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又有22篇博士论文以肖邦为研究话题。到了1985年,美国四大美国文学选集出版公司的3家(诺顿、麦克米伦和兰登)都全文收录了《觉醒》。1988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版了《〈觉醒〉的教学方法》1989年在路易安娜的西北州立大学举办了第一届肖邦国际研讨会。尤其是到了这一年,大多数美国的著名大学都把它列为美国文学导读这一核心必修课的必读书。可见它俨然已登上了美国经典文学的宝座。^[12]这一时期的评论继续以书中所表现的女性自我意识和性爱意识为话题,绝大多数采用的是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大家都认为《觉醒》是一部文学经典,不再像前一个阶段的评论,努力向世人证

明它的文学价值。其中比较突出的评论有弗朗西斯科·庞德尔勒的《觉醒:致力于女性写作的努力》一文。在文中,作者提出了《觉醒》是美国“女性写作”的早期版本这样的观点。^[17]女性写作是女权主义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由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她197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美杜莎的笑声》中首次提出的。庞德尔勒指出尽管西苏没有提及任何美国作家的作品,但《觉醒》中对女性身体感受的细致描写,还有雌雄同体等主题可以说是西苏女性写作理论的文学实践,尽管这种实践早于理论将近80年。此外,她还认为《觉醒》和《美杜莎的笑声》之间不仅存在主体方面的对应,还有意象的对应。西苏在她的文章中涉及到的女性写作有关的意象(海、鸟、飞翔等等)同样反复出现在《觉醒》中。另外还有著名的女权主义评论家吉尔伯特在《阿弗罗狄忒的第二次到来:凯特肖邦的欲望幻想》一文中讨论了爱德娜死亡的象征意义。她将爱德娜比作爱与美的女神阿弗罗狄忒,她最初从海湾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又以回归大海的方式获得新生。^[18]

总之,这一时期的评论家一致认为《觉醒》是一部经典之作,他们对小说的女性主体价值以及艺术成就达成了一致的看法,这与女性在众多大学和学术机构获得顶尖级别的职位,像终身教授这样的位置有关。她们已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在学术界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因而她们对一部作品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界的批评走向,也影响了大学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内容的确定。

回顾《觉醒》的批评接受史,可以看到,从一部备受谴责的有关性爱的小说到备受赞誉和关注的文学经典,《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从中我们看到读者对一部作品接受与否,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觉醒》无疑是一部高水准的艺术作品,只不过作者的思想意识比她同时代的人超前了半个多世纪,因而遭到了抨击并被人遗忘的命运。它的价值最终被后人发现,并被奉为经典,也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人们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思想观念得以改变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使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文学作品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不断扩大,也使得《觉醒》这样的文学作品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参考文献:

- [1] Woolf Virginia "Professions for Women" [M] / 杨立民. 现代大学英语.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4
- [2] Chopin, Kate The Awakening [M]. Edited by M. Culley. New York: Norton, 1976
- [3] Douglas, Ann 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M]. London: Papeback, 1996
- [4] Chopin, Kate The Awakening [M]. 2d ed. Edited by M. Culley. New York: Norton, 1994 165.
- [5] Seyersted, Per Kate Chopin: A Critical Biography [M]. Osb and Baton Rouge, 1969
- [6] Wilson, Edmund Patriotic Go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7] Eble, Kenneth A Forgotten Novel [J]. Western Humanities Review, 1956(10).
- [8] Fletcher, Marie The Southern Woman in the Fiction of Kate Chopin [J]. Louisiana History, 1966(7).
- [9] Amer, Robert Kate Chopin [J]. Louisiana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the South, 1975(14).
- [10] Justus, James H. The Unawakening of Edna Pontellier [J].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1978(10).
- [11] Casale, Ottavio Mark Beyond Sex [J]. Ball State University Forum, 1978(19).
- [12] Corse, Sarah M. Gender and Literary Fabrication: The Awakening of a canonical Novel [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002(45).
- [13] Ringe, Donald Romantic Imagery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J]. American Literature, 1972(43).
- [14] Skaggs, Peggy Three Tragic Figures in Kate Chopin's Awakening [J]. Louisiana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the South, 1974(13).
- [15] Pizer, Donal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 12 [M]. Detroit: Book Tower, 1982
- [16] Showalter, Elaine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M]. New York: Pantheon, 1985 3
- [17] Pontuale, Francesco The Awakening: Struggles toward L'écriture Feminine [J].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1997(50).
- [18] Gilbert, Sandra M. The Second Coming of Aphrodite: Kate Chopin's Fantasy of Desire [J]. Kenyon Review, 1983(5).

(责任编辑: 黄声波)